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第八回 伯顏丞相納麗容 奇妒夫人獻宮中

卻說伯顏丞相的夫人，天生奇妒，不能容物。聽的有人傳稟說：「丞相新得一美人，乃蘇鬆統制阿魯台送來的。因聖上有旨來宣，丞相上朝去了。如今奉令送入內宅，望夫人暫為收留，待丞相回來再為發落。」夫人一聽，不覺怒氣冲天，說道：「叫他進來，看是何如？」麗容剛到內宅，見了夫人，說：「賤婢磕頭。」夫人看了一眼，便說道：「好個美人，生的果然標緻。你看春山淡掃，秋水橫波。腰肢擺動，香浮遍體。兩腳行來，蓮生滿地。真乃好一個佳人。」有詞為證：——看他溫柔體態，旖旎輕揚，一似太真容貌，西施模樣，誰不欲相親相傍。美妝天姿國色果無雙，令人頻咽酸漿。——右調《瑣窗郎》

卻說夫人誇獎麗容的美處，原來別有深意。這麗容認是真心待他，誰知那夫人變下臉來，說道：「賤人，賤人，這所在也不是你佇立的去處，叫侍兒快趕他到廚房去。」眾婢子知道夫人的嚴惡，答應一聲，即刻將麗容趕到廚下去了。眾婢子回復夫人說：「美人在那裡哭泣哩。」夫人說：「叫他不要哭，我還有個好地方安置他。我想這樣美色，我見他猶自動情，何況那老兒。若是將他留在身邊，勢必奪我之寵。我有一計，如今皇帝家花花公主招贅了元都駙馬，正要選人服侍公主出嫁。不如我將計就計，快寫一道表章，將他獻與太后，服侍公主，以絕老賊之念，豈不是好。」思想已罷，趁著丞相進朝未回，即將麗容偷偷送進宮去了。太后一見，看他十分美貌，亦自心喜，以為公主得人，甚覺可意，將麗容留在宮中。這且不提。

卻說李玉郎來趕麗容，趕來趕去，盤費已盡，尚不能趕上麗容會得一面。及挨到京中，舉目無親，苦不可言。只得打聽相府在那裡，好去探聽一個消息。但是侯門如海，向誰詢問。坐在相府門首，又苦又惱。把那進讒的灑銀公子恨了一回，隨又哭了一場。自分餓死京中，也不得見面了，不如回到店中，尋一自盡罷。方才轉步，忽聽有喝道之聲。已經走到近前，這玉郎一時躲避不及，竟是闖了丞相的道了。那伯顏丞相大怒，說：「什麼人敢來闖我的道，左右快與我拿過來審問。」眾奴一聽，答應了一聲，就如鷹拿燕雀將李玉郎拿到相府審問。只見伯顏丞相坐了中堂，眾人將李玉郎擁到堂上，丞相問道：「你看我頭踏在前，節鉞在後，是何等的威嚴。你怎麼大膽闖俺的道？」李玉郎跪稟道：「念小生雲間世族，寄跡京華。丞相天上台星，望乞垂憐草芥。」丞相聽他之言，倏有儒風。因問道：「那裡人氏？叫甚名字？快些講來！」玉郎回稟道：「俺乃住居雲間，姓李名彥直，小字玉郎。幼習儒業，長列鬻序。」丞相說：「聽汝之言，自然是松江人了，可有父母麼？」玉郎說：「家父身在縉紳，於今退居林下。」丞相問：「是何官職？」玉郎道：「當年曾為御史。」丞相不覺起敬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公子。」起來作揖。玉郎說：「不敢。」伯顏便道：「只管起來，我還有話問，你既是貴家子弟，為何狼狽至此？」玉郎跪說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只因遊學京師，以圖僥倖。誰知功名難望，盤費淨盡，因此落寞。近聞鄉人說，阿魯台老爺所進有一張麗容，與學生係中表之親。故此特到府前探言，誰知誤犯台顏，望乞恕罪，施恩開放。」丞相一聽，說道：「原來與新人有瓜葛之親，幾乎錯認飄蓬。我看你英姿美貌，瀟灑風流，多應是未遇蛟龍，將來禹門必躍。你方才說，阿魯台所進麗容美女，有中表之親，我想令妹到此，並無親人，既為中表，相見何妨？」玉郎稟道：「學生到此，正圖一面，丞相不疑，足見大度，不勝感激。」丞相說：「何疑之有。」命侍兒快請新娘出來相見。院子傳進，夫人怒猶不已，吩咐侍兒：「你去對那老狗講，只說太后打發公主出嫁，駙馬聞聽我府得一出色美人，即時宣進宮去了。」侍兒答應一聲，便往外走，到得中堂，見了丞相，丞相說：「侍兒，請那新娘來見他表兄。」侍兒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奴叩稟，昨朝進的美人，夫人見他十分標緻，絕世無雙，恐其奪了他的寵幸，連夜寫下表章，將他獻於太后，服侍公主招贅元都駙馬去了。老爺與那美人表兄說，教他不要思量罷。」丞相一聽，大怒，說道：「氣死我也！那張麗容原是阿魯台獻於我的，怎麼獻於太后，這是那裡說起，豈不令人可恨！侍兒，你且迴避，我自處置。李生過來，你如今遠來到此，令妹又不能相見，如何是好。也罷，科場已近，你可在攻書，倘得高擢巍科，老夫自當代為歡慶。」玉郎說：「多謝丞相大恩！」又吩咐院子道：「你可將李相公送到相國寺中讀書，吩咐僧人好好看待於他。那薪水之資，我這裡一應送去。」院子答應一聲，即將玉郎領去。正是：

可惜美嬌姿，堪嗔嫉妒妻。

情知不是伴，相隨因事急。

不知李玉郎將來得見麗容否，下回分解。